樂全集 七之八

記 傳 雜著 書後

跋 疏劄

樂全堂集卷之七目録

記

卷之八

傳

樂全堂集卷之七

記

坎止亭記

坎止亭者在歌絃山銅峯之麓山載輿地志中記其形勝為三輔最云其山之肢迤邐於西北彎為佳城者吾家之先丘也蜿蜒於東南峙為陵谷者釜谷之松杉也窿然而起於中央者為銅峯之麓而地實跨有一洞歷覽無際村落盤其腹阡畝劃其趾江海前經原隰芴達天磨華岳散殊隱現者星羅而棋布焉余即山之麓夷阜崇墉井井有址遂架小榭而無甍

桷之修矣以甲寅之夏奉親闈安宅之曰請名之命以是名焉小子以樽酒簋缶觴于坎止之亭揚觶而言曰夫維心亨行有尚者處坎之道而時用之義大矣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止各止其所止也至若遇禍灾曷可道哉天幸得脫於文罔而又得此居室之有成則父子煦煦然相悅輒踰以流行坎止之義安於所遇而不惱樂夫天命而不違易曰習坎以常德又曰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非名吾亭之義乎小子於是而意寓蓋極深矣剡中而隱衆久而遂通者離明之象也研幾而契神開物而盡性

者見道義之門也閱四時成功之序足以寓我之感者多矣風月會其神芳菲助其和松篁以其操江潮志其信禽鳥之音為我韻勝也山澤之氣為我騁怪也屋斯亭而會其神則研幾而契神者何限而開物盡性之道具矣信乎維心之亨行必有尚也夫遂為之記揭之在壁云爾

浚庵記

退休堂之下雙池之上崖崩壞朽邪不可畦泥不可砌實散地也盤於堂臨於池者莫不病焉余乃治一溝殺其上流直注池中勢若建瓴汰者流汰者決則

於是拾石隄之夷崇封圮即池上旋馬之地復築三階以别尊卑崩者端朽者淨而一洞之勝爭效其尤遂架株茸茅其大盈丈受命於大人名之曰渙庵客詢何義渙之義散也崩者地力之散也朽者土性之散也水流而不得其道或汰或泆匊於池與堂而觀者病之蓋著其散地也余當其地之散而思所以聚之則沿溝築隄既砌既屋攬池亭之清麗萃江山之茂美使觀者噲然改觀斯非濟渙之道耶客曰易之所謂渙有丘匪夷所思者乎余謝曰是惡乎敢是惡乎敢退詮其語為渙庵記係之以銘曰

渙而風水聚而山丘渙乎其萃匪夷斯周我求於是以遨以遊

雙樹亭記

恭惟　主上即位之二年賊臣适明璉等殺使稱兵反連陷州郡官軍左次初衂于黄鳳再挫于猪灘關城失守臨湍師潰於是都下大駭　上乃定南狩計二月壬辰奉　廟社主出駐振威縣而賊入京師擁興安瑅為亂元帥張晚督諸將迫城大戰克賊賊猶挾瑅逸捷書雖奏而俘馘未達車駕以丁卯入公州湖南勤　王之師畢集咸奮憤鼓勇軍容盛張翌日

上帶釼乘馬幸山城御雙樹亭進領議政臣李元翼右議政臣申欽兵曹判書臣金瑬于前辨方數雖考崇庳秩夷難又名巡察使臣李命俊諮以守城之策俄而适明璉頭傳詣行在都體察使元翼兵曹判書瑬露布聞獻馘禮成上以戎服親告宗廟誕告八方肆宥封內仍名巡察使李命俊牧使宋興周躬勞備至并錫秩閱湖中文武士取若干人凡所以奬礪者靡不舉而用是月壬寅班師焉巡察使與牧使治石于雙樹亭下徵翊聖紀之曰乘輿播越下邑是仗玉趾儼然臨于荒丘命俊等竊乘時會獲沾恩澤榮

輝今古侈詡邦域者盍晝不朽嘻噫在昔載績揚功自賢當時論著夸大竪樹豐隆者何限獨可稱述屋屋數代周宣征戎而銘鼓唐宗攘狄而勒石夫玁狁之猾夏頡利之渝盟猶為細故此關淂失而無關於存亡之數也惟逌明璉俱以戎首驅防虜之師肆射天之凶亂逆之變羅麗以還所希覯而國史所绝書者則與周唐之事不可槩而王靈敷鬯將士勠力收功於旬月之間膏礫既極神人稱慶掃清匡復之勲又非周唐所可槩也二公之晝不朽者惡可已哉公山即湖甸一都會也車嶺綰轂其東北而錦水為帶

雙樹之亭尤據形勝城中變作則爲保障而實用武之國也唐摠管薛仁貴討平百濟耀武于兹土云萬曆壬寅年間宗伯西垌柳公根出爲都巡察使始築此城規設頗備癸亥巡察使申鑑重新其制蓄積繕修是役也今牧使宋公以屬吏尸之不擇寒暑燥濕僝工寔遄未踰歲而爲駐驛之所至勞臨觀致無競之烈爲乎吉之地宋公亦受委殫忠卒膺上賞兹非天地定數而適自然之符者歟城之東南舊有井而水淺駕至之後井水自溢城下江灘亦無雨而漲人謂之祥尤可異焉

宗親府重修記

宗親府舊在景福之東燬于壬辰之亂三十年之久不克重刱諸宗人病之惟我　聖上撥亂而反之正彝倫復叙修睦益敦　特起義昌君珖龜川君睟于昏辟之中復其爵祿兼綰府事於是鳩材集工謀營府廨于故址而不以其費煩將作度支設施悉用方便不閱月功告訖以丙寅六月癸未義昌龜川坐堂皇課其椽屬翊聖亦以公事進二君揖翊聖屬以重修記翊聖實有感於興廢周覽之餘溽其宅勢位置之高軒如也廓如也結搆之壯翼如也窿如也臨觀

之勝森如也灝如也燕寢庭戶穾如也耽如也城市
闤闠赫赫如也泱泱如也鎮望苑藪巖巖如也林林
如也祖宗定鼎劃地分署誠可謂不紊矣府廨之燬
三十年之久視府事者歷幾人而至二君始議興廢
詎非有待而然也耶惟屏惟翰所以深根固本者至
矣我國家敘昭穆之親自大君君以至正守令監韋
服等威異于朝紳位著自別至貴倨也本府體統優
於三事置僚屬曰典籤曰典簿俱倣古制朝廷之禮
遇蓋極尊矣據尊怙寵不思履謙之道往往干紀犯
分絕書於屬籍者多矣此諸宗人所疾惡而亦可監

也若二君者抗節昏朝播徽盛際受肺腑之託任宗盟之重勗率諸宗人昭展雍穆申之以禮義維國家盤石之安庶亡負詩書所稱則豈亶以規規興廢之績垂名後世也哉翊聖謹以是諗于二君揭諸堂奧云爾

退思齋記

潛窩公觧司馬養病於巴陵病瘠日甚翊聖匹馬侯之村閭僻小蓬藋滿徑蓑舍數椽向陽西户者即所謂潛窩公處其中素丌秸席陋甚矣其下獘茅爲編草爲門殆不蔽風雨則公之夫人與諸子若婦居之

自潛窩不十步而東有小茅淡二間盖公歸而新搆將為燕息之所云翊聖入而拜公公羸悴不良起居稍倦於談談及國事亹亹忼慨有起色迺指新搆而謂翊聖曰吾雖告退不能忘吾　君用夫子退思補過之言扁吾齋而自警焉爾為我記之翊聖拜受教退而登其齋齋以窩在隘且陋辟牖茍完無高明爽豁之觀滿牢騷閒寂之想公朝暮於斯憂民瘼而思補君者盖切矣夫子之言事君非一而記於曾氏之書為詳結之曰上下能相親也臣雖忠君不納則不能相親矣此言臣道而并言君道也太史遷以是賛

齊相晏嬰公又以是名其齋諭寓深矣公生平官歷亡論外內劇易思盡其職理難陂夷思竭其蘊世之知與不知以骨鯁目之及九條之疏入而人咸懍懍俄而 上批嘉尚立出二宮人尋陟公寘諫地為世美譚在易為泰在書為弗咈胡止上下能相親已也公既告退病瘠日甚妻子之凍餒居室之隘陋不足以嬰公之懷而憂國忠君之一念拳拳不已揭退思之號以厲其操翊聖於是觀君臣矣臣進忠言而君不納則臣享其美臣犯君顏而君斥之則臣胥引去世之不治恒坐於此而公能言而聽納如響公犯顏

而如不及君臣一德交修並享其亦盛矣然公不自
滿不弛其諤諤之度噫公於夫子之言深有所見也
將順其美美有可順退思補過過則可補繇是而以
至於無可補而有可順則君德為至而臣之責盡矣
此伊周之所能為者彼齊國之嬰惡足以當之史遷
為失言而又失於人矣公身雖退公言日進　君德
純而治道立則公方怡然於齋中以攏上之樂不易
於圭組而翊聖從大夫後與有榮焉噫公之自任其
亦大矣

近民軒記

專於喣咻則論其良果於剸割則稱其能二者雖有
優劣大較治體也今之爲吏者斤斤奉 朝廷約束
踊皆精白自勵而拙者似良猾者似能 孜玉十年
民生未蘇國勢不張職此之故也湖南之賦十倍他
省而民嚚吏狡古稱難治礪之爲郡綰轂其口受饟
四方鮮不敗事去否亦屢伺上司指結土豪心苟焉
而已趙侯大亨氏爲礪纔朞而政成有喣咻之風而
厥有赫赫聲矣趙侯誠良吏而豈又能吏也耶旣良
且能漢之武宣之際蓋已難之矣侯即郡治䟽汙而
沿臨沿而亭扁以近民走書於數百里外謁余題其

額而紀其實余遂釋其然疑而樂道之曰若侯可謂
識治體而善其用者耶夫良之不能為能不惟器之
淺深才之利鈍其勢弗相入也凡人之情寬則慢而
忌急則伏而怨孺孩莫不親其慈母而忘其德啼蹄
笑罵慢也僕妾莫不嚴其長上而勞形傯身伏也嚴
之可使伏而不能使無怨無怨民斯近矣此先民之
識治體者之所先務也不敢知侯之近民者用何道
耶喣咻之與赫赫勢不相入而侯能並用而不悖為
德於民殆其庶乎恥且格矣奚寘近民而已然余知
侯之志方期以恥格之訓而姑先試近民之政老則

優之幼則撫之孝悌者近乎侯矣懊者激之頑者策之鄙薄者近乎侯矣勞而逸之倦而休之病者近乎侯矣貧焉賑之富焉分之羸者近乎侯矣是數者率而近於侯則龍蛇化為赤子呻吟變為謳謠侯日無事烏紗道服嘯咏於荷沼竹塢之間民不知其為太守而且神明之矣侯之近民其在於嚮所謂二者之外耶侯名昌遠大亨其守漢陽人曾宰稷有異政超授正職歷而借礪可見 朝廷視湖重也

永保亭重修記

湖西之近海郡縣謂之内浦内浦一帶山勢澶漫委

為喬落而獨爲栖山竒拔馳驟勢若渴龍赴海於其所止昂然擧頭千尋蒼壁突入水中自成城壍周遭數里固其天險縈以粉堞祠爲麗譙者水軍節度使之營也安眠圓山孤巒諸島扞蔽如屛障以衆結已寺浦洪陽新邑諸山環拱如簪笏海潮從島嶼間奔涌而入與上流通滙爲萬頃之湖据城之高壓湖之廣冠以飛閣者永保亭也湖心雙島對峙如畫泛浮於烔波杳靄之中若丸若彈龍馬有時而出噴雪騰空若晦若幻登斯亭者飄飄然有淩雲之想殆非埃壒之境也以是亭之名聞於國中征倭之役天朝舟

師来泊亭前其將領多江南人皆以為形勝勝於岳
陽然則亦可謂天下之勝也余於庚辰秋乞　恩休
沐留憇斯亭日夕徘徊心甚樂之亦不能無慨然者
矣不變者天險也易毁者人功也海山之奇觀如新
甍桷之丹雘已故雨簷霧棟又將傾而圮也興廢而
重新之者必有其人也其明年夏湖西水閫馳使者
修辭謁余以永保亭重修記余進其使者問之曰亭
之建久矣弘治甲子咸川君李公良来莅此鎮輟廢
館而亭之始揭扁焉蓮軒李公宜茂為之記七十年
而為萬曆甲戌李公昕曰其舊而修之于今六十有

八年矣柱椽之朽者易之欄檻之壊者改之瓦縫䵷
鋪門扉皮陷罔不整飾撥題极刻爍然增彩余問其
費曰皆出於節帥之損俸未嘗煩一卒力也余乃莞
爾曰余固知興廢而重新之者有其人也余曾入湖
西累稔聞水閫之為治自律甚莊不畏強禦體統之
所當持者持之如法軍政之所當申者申之如令入
其營樓船截海懍若對壘褊裨交藝技窮穿楊凡隷
於鎮者莫不趨令樂為之用余已識其為治能知後
先輕重亭之不治非不能也夫為將之道體統立軍
令肅器利而士勇然後事多暇暇則亭榭可治也賔

旅可館也此周書之所以謹著也其為治也豈不井
井有條哉之徵其政之成也治之如是則天險可保
也人和可保也亭觀之樂亦可保也後之為治者如
帥之治則可以永保其樂於無窮矣節帥名震益驪
興人丙子之亂以宣傳官奉符徵勤王兵於湖西冒
萬死趋長圍入南漢城中復賫檄出城遍諭元帥諸
軍復命不踰時時余摠禁旅侍 上左右見 上獎
其忠勇進秩 賜緋未數年自郡守躐躋節鎮不世
之遇也知帥事之終始者宜莫如余而余嘗登斯亭
以興廢重新之責有所期望焉則叙列顛末不敢以

不文辭是爲記

近水堂記

陽川許相甫卜築於楊根郡之二水頭名村誅茅爲堂問名于淮叟叟以近水名之相甫曰廷奭之堂雖隘且陋負龍門抱斗峽牛川雲吉環擁左右四時成序雲物變態凡可取以爲誇侈吾堂者不爲少矣必以近水揭之者何義歟叟莞爾曰龍門斗峽距相甫之堂幾許曰十許里也雲吉牛川又幾許曰亦如之江水距相甫之堂幾許曰不十步而近曰然則捨遠而取近不亦宜乎且也四時不得已而推移者也雲物

乗噓氣而卷舒者也不得已而推移故天地不能挽
其機乗噓氣而舒卷故天地不能定其形天地之所
不能挽不能定者相甫惡得取以名其堂乎夫斯水
也發源於五臺開骨千里分流襟合於龍門之下相
甫之堂幸据其上無論其形勢其裕相甫之日用影
矣汲於斯以沾百口釣於斯以供瀡滫沐於斯濯於
斯游於斯濟於斯然此外也非內也春波瀲灎之以
養其和夏潦盛長之以洩其欝高秋得月之以澄其
神窮冬畢氷之以取其潔順序感會四時之情可見
而諸山雲物吞吐於二水之間為鏡中之相相中之

色若是近水之踊果不足以揭相甫之堂也耶相甫
方處此堂濯身浴德自有觀水之術秪叙近水之義
以爲記

居昌金大司成祠堂記

居昌人剏專祠祀故大司成金先生而徵文於平山
申翊聖翊聖曰生而爲德於鄉邦則其士祭之死而
寄惠於治封則其民祭之忠臣節士放廢寓居土人
懷其誼則祭之非此族不祠居昌非先生之鄉也又
非治封與寓居惡乎其祠之也曰敝邑即先生致命
之所也忠魂英爽陟降無方宜何所不至安知菀而

不伸者不在於斯也邑人之過廢院荒墟者咨嗟興慨久而不替所謂不施哀而哀不施敬而敬其遺風餘烈感發人之心有如是者遂謀所以揭虔妥靈俾后人矜式而尸祝之豈曰非其族也翊聖蹶然而作服其恩之永而訓之篤也先王之法祀神有秩然有義起而合於禮則君子許之屈平懐沙楚人食之伍員抉眼胥山有廟皆以竭忠盡節不遇於主而死之人心哀之哀之極則敬生敬之至則尊而奉之俾宇而享况先生抱柱被射奔迸失畨旣不能叫閶闔而洩孤憤又不能竄跡竢時以報主恩則廢院一席地

與湘流胥濤均之為志士隕淚之處宜乎居昌人有
是舉也夫以義起者恩之永也合於禮者訓之篤也
由恩而出私也恩盡則止由義而出公也義無時而
盡百年之後興起於斯文豈非至公也哉先生而有
知必樂於斯丘而寧於斯宇也噫士生於世竭忠盡
節不幸不遇則已矣夫孰與己卯諸賢幸遭昌期際
遇之隆誠千載一時而潛機颯發於半夜之間竊柄
修郤草薙善類如此門之事者乎是以諸君子深知
禍機之發不發於上而發於群兇故雖在拘囚收捕
之中不虞其躬而虞其社稷見於先生衣帶中疏其

忠愛之誠就義之實可質神明矣於乎感矣禍作二十七年而　仁廟始推曰心之孝復官給籍又二十三年而　宣考當守大行褒誅之典又七十六年而建專祠而祀之首尾一百二十有四年而翊聖論撰先生事仍以諗之曰先生嘗以學誨人矣士之叅先生祠彷像瞻依其心怵惕以為儼然於師席而臨之如聆謦咳如承提奬脩于身齊于家立于朝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道明勗勵相以紹先生不竟之業則先生為不亡矣而居昌人真能興起於先生之風矣先生諱禔字老泉當燕山昬穢之後首倡理性之學

學者宗之初以薦授憲職魁賢良科超秩官止大司成至今稱之曰金大司成云其係歷履行書之國史載之黨籍致命時事居昌人能言之

横城客館重建記

田野闢衢術除植戟門拓賓館槐柳交蔭鷄犬相聞問其政則理郛夷器鈌邑屋蕭條蓬藋載路羊猪外来問其政即不理此云其凡或有袖手伴食而能於懐保或外售藝能而内實空疎故不能無踰於名實而至於祠新復舊闕興廢盛衰斯可以徵其績矣余嘗客遊嶺之東西再過横城邑治在萬山中壤地磽

硧民物彫鮮廨宇爲墟禾黍生之官居茇舍與編戶
亡辨自壬辰兵後五十年来豈無一二良能其邑力
必不乏以經營爾則橫城廨宇終無重葺之日矣姜
侯再明一日過余而曰敝邑客舍久燬不佞掃溉舊
址辨方奠位馬山爲鎮西川經之拱揖淂勢境落清
幽三楹之堂左右翼室廊廡門垣悉遵故制子其書
之俾后之觀余聞是説愧前見之局也橫之壤地不
加腴民物不加稠而潭渠之落一朝煥然則興廢之
理果在於人而不在物也噫五十年間宰橫者幾許
而淂再明能復舊觀爲官淂人誠不易矣再明亦有

何異能闢古人為政愛民節用而已用此道涖宣城秩滿報最更予一期旌以蘇屛之責畀茲縣且六載矣夫民愛則安用節則裕財裕而民安則政多暇而事易成又能用周官之法荒歲興作兼寓賑政饑餓隷資貧兒役以遄完民自不知施措之際多見其才諝也再明少庸厥績止是如其大用胡可量也余今老矣不復得為山海之遊而横之田野衢術堂室門垣森然在吾目中矣遂為之記以復再明再明名文星始興人

隱屛書院重修記

海州衿紳之士以介謂翊聖曰栗谷李先生嘗築精舍于隱屏之下先生沒而鄉人遂奉先生而祀之永爲後學矜式之地不幸頹落于壬辰兵燹重修于萬曆甲辰方伯州牧徵先相國記而刻之且四十年矣四十年間又不免上雨旁風傾圮亂眛鄉人出力而新之庶復舊觀願得一言以誌之將先君子所撰記文而屬之翊聖謝不敏拜跽而受攬涕而作當先君子之屬辭爲記翊聖實奉筆研於座右先君子慨然興感尤痛恨於先生之言不見用於當時馴致傾覆之禍備書本末以風厲當世奬進鄉人之意至矣今

而諸君之見屬必以先人之故而聖誠亡肖其何敢紹先人之業而有所述哉第惟先生際遇昌期任經濟之責而論事不諱知有君父不知有其身知有國家之安危而不知有其身之禍福是以多忤阸於時議不能展布其所藴焉則恒存引退之意精舍之築為一時藏修之所後因一方士子之願稟　旨賜額始稱紹賢書院載之祀典於是舉一國而尊奉之先生之道久而愈章行之彌廣矣噫諸君之請書重修之迹者蓋欲述尊先生之意也然尊先生之道豈獨在於俎豆香火之事而已哉欲尊其道當求其學自

其大者而言之論理氣之說發前賢之所未發啓牖群蒙以其小者而言之燭亂萌於數十載之前如指諸掌讀其書而想其人雖在百代之下可以興起况於鄕邦之間遺風餘烈如昨日者乎先君子之慨然興感者不偶然也如能瞻其廟貌起肅敬之心考其言行激偷懦之志精思熟講反之於心明乎尊王黜伯貴華賤夷奮然挺拔知有君父不知有其身知有國家之安危而不知有其身之禍福如先生然後方可謂不負先生之學而能尊先生之道矣願以是言質諸海州衿紳士

遊金剛內外山諸記

余以風痺乞休沐于高城之湯泉其路必自斷髮嶺歷金剛內外山出狗岾方抵浴所實茲山之新溪洞也沐浴以導海而西踰大嶺稅駕于北原浮舟達漢展掃先丘而歸往返千有餘里無論湞岳其間湖臺洞府佘釋玄蹤殆非人境而天吼五臺雉岳蟾驪亦域中大山川盖壯遊也旣返知舊問衎間所得袪篋得如干篇率多出而酣呻倦喟殊不乏存而念遠遊蹤跡或賴是而不泯秪可充家帚云爾 此文即湞嶽錄小引今移錄于此

断髮嶺為内山門户嶺上有雙檜戡其下可見山之全體諸峯之色大氐淡白如冒雪經霰觀者灑然有出塵之想舊傳新羅王子登此嶺望金剛遂断髮為僧嶺以此名云自嶺傴僂下東行十里許有大川川邊即新院今廢淮陽界也踰鐵耳嶺數十里或平野或東峽凡五度川至長仁寺舊基寺燬而塔存又沿溪行六七里而長林叢欝皆杉松檜楓之屬中穿小徑又度二川激於亂石聲甚壯度水不十步而為長安寺舊有大雄殿經火方重刱只立二柱四聖殿及諸寮存焉殿即二層閣中有金佛一軀十六羅漢及

無盡燈爐鉢諸器甚多皆古雅燈即元順帝皇后所
薦福而製作精巧外門左右安四天王塑像奇詭寺
在内山為最巨而寺之鎮即拜岾拜岾之後為無住
岾為放光臺為開心臺為熊虎峯為永郎岾為毗盧
峯自拜岾幾四五十里毗盧實内外山之宗峯下發
源之水西南行與群流合而為萬瀑洞又與靈源洞
之水合而西流于長安寺前出山入于西海毗盧之
肢為九井峯為日出月出峯為鴈門岾為内水岾為
天登峯為彌勒峯為白馬峯為十王峯為地藏峯毗
盧之高不知其幾千仞初無逕路山石崩頹疊積人

由石鐔間登絶頂其西南則石面如城其西則盤陀無雜木側栢海松皆矮短鋪地其東則嶄絶不可俯視蓋其地勢不但為此山之最亦一國之脊也四望無敵諸峯如培塿可謂天下之壯觀也其内面洞壑奇絶衆香諸峯之精神咸萃於此世稱白玉芙蓉者也其南有毗盧庵挾澗而下十餘里有圓寂庵無僧荒廢又下十餘里有妙吉祥亦無僧而川石清豁其西有絶壁刻彌勒大像是謂彌勒臺毗盧之中條為衆香城石勢周遭如城之雉堞其色如白金人不可凌其下有中白雲菴勢極高峻攀蘿而上臺下有長

㵎休粮僧居之其下為佛智菴其下為罽賔窟自窟稍北上為下白雲菴隔一小嶺為萬灰北轉西為迦葉洞川清麗又踰一嶺西南行有兜率菴其下五里許有摩訶衍華言大乘也菴之南即究望峯峯傍有一石儼若坐僧曰石曇無竭麗僧懶翁嘗住此菴常參拜至今僧人不敢踐其地石築為臺有草生之僧葦以為明堂草菴右有小巖環拱者七名曰聯珠亦曰天築臺有一木葉如杉者曰桂樹自臺數十步即大路路上有石佛曰波崙前置小嶨過者必舍米小許伽葉之南萃以為大小香爐峯其南有獅子庵庵

傍有石獅子其下水石甚奇有火龍潭船潭龜潭真珠潭碧霞潭永郎岾之西南有須彌臺南度一嶺為船巖其下有石窟僧徒結菴而居之窟下有三級水簾熊虎峯之下有真佛庵庵之東有石如立佛以是得名　光廟願刹也其下有清凉臺甚峭絶自此行四五里度二溪西轉而為能仁菴菴之南有小臺前有内圓通後有小殿安曇無竭塑像開心臺之東麓有天德庵庭前起五層石塔青蓮子自休重剏後有羅漢殿衆香穴望高香爐日出月出諸峯拱揖如畫僧彥機居之機亦名僧云西南為普賢岾邐迤而

南為放光臺臺下為正陽寺沙門之內有六角無梁閣前後有牖左右四壁寫諸佛及天王法神凡四十位元時畫師摹瀉吳道子筆傳之不特運毫施繪之妙人物排序咸墳起如真閣中安石佛藥師像云閣前竪石塔長明燈法堂宏敞後起一殿藏懶翁影真北階上有懶翁浮屠門外真歇臺畔有桂一條左有歇錫樓萬二千峯儼列如班拱鄭松江所謂廬山真面目都在此者為不虛矣此山中第一觀也寺之南有天一臺比正陽尤高爽稍東為三藏菴地勢清幽結構精妙僧義瑩居之瑩即西山之上足弟子今年

八十五歲肬嘿似有道者然其下數十步有奇奇菴亦淨土也自菴二里許表訓寺大刹也法堂曰般若殿有金佛立彩雲中者曇無竭像云般若後起一堂立佛長丈餘　光廟時所塑也東有玉刻羅漢西有石刻羅漢各十六軀俱精巧東上室曰邀月西上室曰洗心東僧堂曰齊照西僧堂曰靜廬南有小樓懸大鐘寺中藏懶翁舍利珠青色者盛於水精小皿納之金盒副以銀龕匣之以銅鉢絲袱百襲裹之有袈裟三領其一綺其二似紗綃而其端有蒙山和尚袈裟字而制度寬闊非如恒人所著也銅亘羅可容五

六升者擧之甚輕不知何方物也拂子以赤瑪瑙為
柄亦可珍也有綃本金畫佛幀其下有小引即德興
大院君夫人為大院薦冥福而并及諸王孫祈筭書
宣廟幼冲時御諱云自表訓西南行數里有神琳寺
寺前有九層青石塔皇統四年懷正師所題記華嚴
祖師棲身之地云寺之右麓將建西山大師傳法碑
置一大石而未刻僧彥機雙仡主之距一里許有青
蓮菴前有鴨脚樹景致亞於正陽穴望峯起伏走西
南為宫舍峯峯下有石似鷹名之曰石鷹西下四五
里有石窟名曰普德中有鑱佛一軀及羅漢像懸匡

建三層閣以銅柱撑之長幾十丈以鐵索糾結於巖石間風動則閣亦動其下為萬瀑之上流匯為不測之淵俯視雙然褫魄閣上表刹誌記字畫已缺而高麗上柱國江陽伯姓名及德寧宮主王氏等字又壁間板刻云高句麗安原王時普德和尚栖息之所後閣有玉佛三軀階上植薝蔔香數叢芳氣襲人銅柱之下即激湍喧轟如雷而為潭者黑龍淵其下盤石有臼如盆世傳世尊洗手處名曰洗巾還石滑著足甚難穿石係藤攀緣而行其下為青龍淵為萬瀑洞石上鐫蓬萊楓岳元和洞天八大字楊士彥書也上

有金剛臺有鶴巢不來者數年云巖巒競秀洞天明媚殆非人境也石上所刻名字不可勝記沿溪下數里渡溪水有巨巖一面鐫三佛像甚偉懶翁所刻一面有五十三佛高麗人金同者捨施刻石其下鳴淵即萬瀑之下流而水勢益駛聲甚厲究望峯一肢為望高臺陡絶欹危垂鐵鎖三處而勢不甚寬豁其南有上雲菴今廢其西址有大小松蘿菴皆淨界也南踰一嶺有顯佛菴菴西有臺亞於望高其下雲趾三日安養等菴皆幽絶天登峯下有百塔蓋石窟之前石勢層出如縫塔也自百塔屈曲而下為地藏峯其

下有靈源菴山勢極高而洞壑幽邃前對十王峯使者峯奇怪異狀百塔洞之水與白馬峯之水合流為十王百川洞奇巖绝壁挾澗而下往往為簾為潭自靈源五里許有宮殿遺址新羅太子逃隱處其下有城以石為門多古人題名其傍有立石如障子石下有潭潭邊有臺僧輩名立石曰明鏡臺以城門為地獄門以潭為黃泉江以臺為業鏡臺用冥府語以惑衆云自妙吉祥沿溪東行數里許渡小橋橋邊盤石刻許李臺三字自此沿溪而上二十里為水岾水岾即外山高城界也

外山亦以毗盧為宗而凡有六洞水岾也彌勒峯也
萬景臺也日出峯也月出峯也九井峯也九龍淵也
水岾之外皆土山而多木逕亦平北行十餘里有隱
身菴頗精灑菴前有隱身臺峻岌與九井峯相埒東
臨滄海西北見十二瀑布甚奇絕北有栗寺外兜率
自隱身東南十餘里有上見性下見性等菴又行數
里地勢頗衍廣安三浮屠西山大師及青蓮堂自休
普雲和尚等舍利藏也不數百步而榆岾寺寺即外
山之巨刹也俗傳羅代五十三佛到海上高城守盧
椿建此寺以安之高麗閔漬所記如此入本朝 光

廟建祠甚宏觀大鐘記鄭麟趾製鄭蘭宗書孝寧大
君俌及議政等官領其役其後妻燬於火僧聖後應
祥改建西殿宇侈大甲於山中法堂曰能仁寶殿明
户科給事中商周祚書庭前有青石塔上設黄金合
尖殿中刻木為山山多洞穴每洞安佛像凡五十三
軀左有應真殿安羅漢右有海藏殿藏諸佛乘及
大妃御書及貞明公主手寫佛經甚彩僧堂為宴嘿
禪堂為寐照應真之左有御室安　宣廟位牌其下
有冥府殿安十王其下為大德堂盧俻像居北海藏
之下有骨僧堂達摩像在中其下為金堂安曇無竭

其下左右有衆寮能仁之前門曰真如次泡鐘樓次

面轉門左右各安天王二軀製作極詭異次觧脫門

榜曰大壽聖報德寺六字將安文殊普賢兩菩薩像

云門外山影樓跨大川餘構淸豁可憩能仁之東有

烏啄井流傳此地無井泉齋厨日用難於汲引忽有

群烏集寺之東址隅噪而啄地靈泉湧出故有是名

云寺之左有興瑞菴南渡澗一里許有白蓮菴道僧

法堅居之其傍有種蓮菴自榆岾址行渡澗有曹溪

菴菴南有水石可觀水之成潭者曰船潭與內山之

火龍潭相似緣厓行十餘里上複嶺爲萬景臺眼界

甚闊以隱身尤壯直壓高城邑居滄溟無際其下南洞有上內院中內院下內院東有靈隱菴一名紫月菴之右數百步有雲水菴僧應祥居之名衲也祖殿掛達摩西山青蓮松雲浮水之幀以紗籠之上靈臺中靈臺下靈臺皆廢上靈之左有畜遂窟九龍穴自水岾南行十里許有大藏菴舊有鶴巢址上九井峯峯上有九石臼如井水常滿峯以是名九井峯雄爽峭拔亞於毗盧自九井峯西下開心臺有十二瀑布登隱身觀者是也其東麓為栢巔亦名刹也其下有寂滅南菴雲棲窟諸菴其下為歡喜嶺通鉢淵石上

有楊士彥蓬萊島三字又刻詩三首此水戲處也九
井峯之水爲聲聞百川洞又有松林窟圓通寺三井
菴安心菴其景致皆清幽毗盧九井兩峯之水合流
爲九龍淵洞川幽絶逕路斷續攀崖援木而行者數
十里絶壁有石臼九層水簾奇壯其中有神物能作
雲雨人不能近其下爲新溪洞水石絶勝峯巒亦秀
麗狀如人鬼禽獸下有動石菴新溪寺今廢楊蓬萊
嘗結屋有基存焉人有窮源至九龍淵下流者洞門
有巖削立千仞如塞墻水從石縫間流出故名之曰
塞墻人不可通日出月出峯之下爲鴈門岾其東有

上院彌勒峯之下有養真窟香爐菴外山之水自水岾合群流走楡岾寺前山影樓下盤洄東南間爲百川橋入于海自楡岾東南行數十里爲狗岾此出山門戶岾上有盧偆井此金剛山之大較也金剛山名於天下余將東遊遇曾見金剛者言人人殊而大氐多夸有一布衣以爲名不副實余旣入山亦以布衣之説爲然盡觀内山入毗盧洞仰觀衆香諸峯方知布衣之見爲可疑旣登毗盧絶頂盖知其人非知山者而人之言非夸也大槩内山嶄絶奇峭洞府清絶非人境而外山磅礴雄大包絡内山關鎖祕固於是

而造物之情見矣 右記外山

遊金剛小記 并七十八則

出城日雨甚到關王廟天章兄宗興建中邀飲天章索我扇題贈一絶我左相自光陵奉審還持國亦會見余扇頭詩易一字而去

建中追余普濟院雨中張傘披草而坐擧白以侑之發行中美牋書一絶清楚可詠亦稱佳公子

自鐘巖雨下如注夜墨如漆僕夫迷失路但向山峒間行山谿險惡狂流沒膝弱驢不能前令人心怖俄螢火自林莽中閃閃倏成千萬點如燈山火樹見之

奇絶行十許里遥聞鷄犬聲即道峯書院洞口也夜已過半此平生第一行難而亦自不俗

夜宿講堂朝出桃流樓樓下溪水得雨暴長聲甚壯至不辨人語道峯蒼翠落簷楹間石勢磊磊眞所謂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晩邀院生徐氏亨履卯履尹氏文擧宣擧趙氏壽益皆舊要也發行壷飲至醺然已和鶴谷洪家宰贈諸生詩以留之云

𨷂雨留書院三日將發義昌匹馬馳到開酌於樓上酒酣携出詠歸門臨流坐石上令遂奴吹鐵遂三兩闋厓谷皆應遽起揖別不到岔山興已悠然

竹倦便臨長川藉茅而坐令童僕張網網銀鱗亟烹
之佐酒
夜渡抱川前川川深不可涉縣人具輿絶流到縣舍
蕭然如村巷進飯山蔬野蔌精楚真山水客供也是
日逆鐵遂僕夫頗譁失之必有淂之者又何追云金
水亭即金鐵原鑊别墅也白鷺洲之水到此方大絶
辟揷清流如屏障者數里潭心巖石如牛頭亦名牛
頭淵可坐十餘人中凹自成樽形楊蓬萊士彥刻兩
絶蓬萊曽亦卜居此地朴思菴淳退居之所在下流
以扁舟往来云

三釜淵以朴淵尤詭壯洞壑幽邃白晝陰曀難久坐
龍蛇窟宅也

金化宰黄泳舊要也縣齋頗精潔夜酌甚洽醉中見
壁上詩即淸陰所題率易和之入金城界山益峻而
水益駛凳危磴俯臨百餘丈下有激湍群山簇簇如
畫畵中吾行在最高處地名官負轉云

金城邑桑閭隘陋而壁上詩無慮數百篇主宰請余
留題余戲荅云壁間無隙地改撰當為賦之

通溝即入山門戶境界寬闊而居人甚稀有行宮遺
址及御井流傳　光陵幸五臺金剛時住駕於此云

断髮嶺上有雙擔坐憩良久時日西斜金剛一面望之如鎔銀色自此世界自別覺胸次灑然

長安寺燬於火唯有外門門設天王塑像甚壯寺中所藏佛舍利珠無盡燈皆元順帝時物至今無毁失者為可異耳

入靈源洞山回水轉終日行清幽奇詭不可名狀行倦便憩令從者把筆賦詠詠罷引滿晚到靈源寺寺對自馬諸峯迥出半空金壁爛然二僧休粮面壁頗有道氣

自靈源還到現佛菴西臺與佛頂臺爭高臺上有坡

𠊓字吳肅羽刻也陟磴路十許里脚下雲冉冉起俯
視長安正陽諸刹不可辨到大松蘿雨作不果登佛
頂臺只望鐵鎖懸空耳

萬瀑洞爲山中第一地楊蓬萊大字懶翁刻佛普德
窟銅柱正陽六角殿奇觀也六角殿中壁上畫世傳
安可度塔渴天登寺中吳道子遺蹟傳寫而傳采處
皆墳起可謂巧奪入神僧言乙巳大水巖壑頓幻余
題一律于石上

機公居天德菴幽絶精灑見其丈室一塵不染供石
耳餅山果松蕈以新茗下之焚香趺息晚以僧昇投

摩訶衍曉入毗盧洞極幽邃行十許里方抵峯下其間清流激湍奇巖怪石可翫可愛可懼可愕不可名狀登最上頂藤香壽蔓鋪如氊席却望諸山如丘垤無敢與毗盧抗者方知此山爲特尊也白雲自九龍淵冉冉而生須臾遮盡海上而雲氣在峯下如平頂慢雲背青天無纖翳雙虹横跨日月峯如采橋真奇觀也

義瑩長老年九十鬚眉皓白聦明不爽純嘿寡言居三莊寺唯一休粮僧奉侍瑩是西山靜師高弟稱道僧山門宗師之云

恒傳登眺盧峯吹遂或歌呼作劇九龍淵必生雲氣掩之是日兒旲挈遂奴及一僧先陟令吹遂俄而雲果從淵中起瞬息遮盡萬里滄溟可異焉

妙吉祥即山中名菴無僧廢棄藤蘿穿壁草木蕪沒

摩訶衍亦無僧為余衍點火而亦將廢矣然清絶殆非人境朴守菴曾於此聞天樂云

李許臺即溪邊石故大諫李公命俊以臨瀛守入山愛其臨流特立憩于此所與遊者姓許遂刻之云大諫號潛窩即余家舅也清節峻望可與此山爭高已作古人為之掩涕

内山有僧彥機頗涉内典外山應祥亦為教宗余入山機公来迓於長安送之摩訶衍祥公伴宿于楡岾俱秉燭談禪可謂空門之勝友水岾内外山界也外山僧徒持籃輿来替内山僧告辭仍乞詩無慮數十輩賦詩清事應副作一役事有為而為之便作咎自水岾踰過隱身菴菴中唯有一僧名曰普珠携之登隱身臺出半天臨大海西九井峯十二瀑布蜿蜒如鬪龍爭珠昨夜雨過落勢尤壯此内外山第一壯觀也

域中諸宗師爲休静立碑于金剛山治石高一丈有半月沙相國譔文乞余書之

白蓮菴法堅長老年八十病卧蒲團與之言清峻豪爽極有快處恨不得從容䟽討耳

萬景臺即外山之最高峯東臨滄海海天一色指點三山十洲飄然有乘雲之意荀中郎登此固望海謂秦漢之君必褰裳濡足若令荀公臨此地當作如何觀也

楡岾巨刹也結構宏麗山影樓跨大溪尤爲勝絶化龍潭亦奇絶烏啄井爲古蹟寺中藏 光廟御押教

書元時制勑
山影樓跨大溪傑搆朱欄畫桷映帶上下秋色政佳
錦石纈彩令遂奴度曲發行壺以澆之
外山之水大於山影樓縈回數十里諸峒溪澗合流
於百川橋境落昭曠石勢奇詭踏山者到此洗心驚
有橋亭宏麗今已毀矣
盧偆為楡寺所尊者見於地志怪誕不可信而狗岾
上有盧偆井行人必呷之麗朝宰相閔漬所著山水
記尤妄誕不可信也
拘岾之路羊腸百盤到盧偆夫人之祠始得坦壤行

數十里清川白石頗覺夷曠民居甚稀蕭條之境益復清幽

外山自栢顛諸菴臨海者面勢極爽豁鉢淵之水戱動石之古蹟稱勝絶而新溪一面峯巒水石處處殊異楊蓬萊結屋其下舊址猶存新溪寺燬去或云傍近驛奴苦其遊客馳駉涉險火之數年来草木荒翳山門谿逕湮塞不可通

泛舟於三日浦摩娑丹書之壁觴于四仙亭酒酣太守李敬仁克甫歌之倩之不覺歡暢余亦以一絶書扇頭以酬之

就浴于湯泉泉即金剛山之外面　光廟朝沐浴行宮舊址尚在浴已撥養珎驛村舍甚陋大雨一晝夜溪水大漲人跡不通傍有僧雙仡神歇能談禪說曰果擾胡床聽之忘倦

高城一境無論山海湖亭雖尋常巖石皆有意態如禽如獸或飛或走南江入海七星石諸巖羅列海門如玉笋瓊簪海山亭壓之真是仙區

三日湖邊有夢泉寺舊址若結構小蘭若其清絶可與吳中址固爭甲乙太守令居士結茅茨將經營云

丹書在三日湖之西絶壁上款仄陷凹人跡難到所

書字法甚古洪春亭為按廉時作文刻烏石剔巖以納之其上有埋香碑字已剥落猶有可讀處盖記埋香人姓名

芙蓉湖鄭方伯下叔所卜湖水在金剛之外山下不但景致奇勝洞天幽邃頗有種黍蒔秔之地益為隱者栖遯之所恨不得稅駕焉

鑑湖方數里清澈可鏡毫髮前對九仙峯宛是金剛之香爐百塔諸勝其下傑構參差左有楊蓬萊舊業村落隱暎林間如畫啚右有長松捍殺海門松外沙峯特立干霄望之如玉擾湖而亭之者土豪鄭泗云

海上固多湖當以此為第一

扞城路上見海鷗千群下汀意甚異之顧眄間出曲渚漁家依岸婦幼雜坐有物如丘阜即細魚也鷗群攫之無忌

東海艓子刳木為之可容四五人以釣巨口魚為業日出便張帆而出瞬息不見晡時一點從天外来俄即泊岸可知其輕快飛仚臺凌波亭皆海上勝賞飄飄有遺世獨立之意

永郎之名紀之丹書金剅山有永郎岾高城有永郎湖扞城又有永郎湖所謂永郎者不知何許人亦不

知年代嶺東人傳之為真仙者流高城湖幽絶扞城湖尤清遠爽塏松林巖石殆非人境遺逸半日庶幾與永郎遇

高城之水石奇處不可殫記而懸鐘狀如覆鐘而其中虛缺如蜂窩可容十餘人乃見造化之巧

僊游潭自是靈境余倦倚松根夢與古衣冠人劇談仙釋事覺来猶能記其語異哉

烈山湖際海而在關東最鉅望之渺瀰恨無舟楫以泛之

鳴沙數百里或以軟輿或跨小衛隨意行止初出高

城途中遇會心處便坐憩行爲遲遲前路所經愈往
愈勝不暇應接埋香浦牛頭臺花津數處爲尤奇
九月十三日到清㵎亭月華與海濤相盪天無纖翳
如白晝余逦登萬景臺枕石而卧夜久凉露沾衣清
氣襲骨奚奴從臺下吹篴魚龍皆聳此夜此月天下
共之亦無如我得意者
清㵎亭最近海驚濤喧打庭際聲甚壯夢寐不成唐
人詩云潮聲偏懼初来客實際也
清㵎亭柱間有斜行廿字即盧穌齋爲游客時書也
後人刻之考其歲月穌翁廿三歲時書也

所謂鳴沙者踏之琅琅有聲關東數百里盡無不然海棠花羅生其上如鋪氊如錦障秋深結子如金櫻子

海上路皆鳴沙間有巖逕必突出波心爲臺無一等閑平地必有蒼松落落如翠盖狀亘數里行人多從松下行盛夏亦有爽氣

天吼山在襄陽其洞壑峯巒可與金剛並稱特立盤礴不大耳名藍淨土多高僧栖結者云

余觀日出凡三處留海山亭最久而多雨只得三次清澗亭洛山寺皆清霽而洛山寺所看尤偉世稱洛

山觀日出者亦有由歟
襄陽使君爲余觴于洛山寺之梨花亭酒半移席于義相臺見數點從天際來邑人言漁舟且至俄以白帆泊岸供海珎遂劇飲席次小妓詠松江相國關東曲頗清婉聽之神王
祥雲驛留客堂頗淨灑庭畔烏竹蔥菁可愛一面際海長松數十里蔭映白沙關東名區也驛官供梨五枚其大如數升瓠
入江陵界地勢頗寬闊村居豐腴觀瀾亭下蒼松沿溪十里時値深秋而海上秋色頗遲紅葉正纈可翫

亭臺閣題詩滿壁皆宦客作考其歲月或有五六十年者而已不識誰何噫世間名宦者無非竊虛聲馳騖一時身歿而名不稱如此悲哉

牛頭臺邊靚粧人候之就視即江陵籍妓玉娘也蓋少日平康舊伴不見而十餘年昔日丫鬟小奴已具衰相渠亦驚我鬢髮

渡江門橋望見臨湖樓閣隱映林間丹雘聳空者遂馳往欵扉亭空無主庭畔碧梧脩竹政可人意表裡湖海爭相獻奇時斜景浸湖海濤接天杳杳海上第一區也

九月十五登鏡浦臺夕霞倒映湖海如纈錦俄壁月中天如錦者翻作水晶世界扶醉下臺駕小航載妓樂中流飲謔夜久凉生沆瀣淋漓覺仚遊也夜半從鏡浦投草堂主人具酒候之余扶醉以登秉燭觀壁間詩無慮百篇余和申企齋一絶令妓華作樂極意歡暢地勢平遠結搆精麗甲於溟州

鏡浦臺潛窩公所重搆甚宏敞只揭崔楊浦二絶及張谿谷記文而牓額即余筆云溟州多豪族第宅宏侈城東門外皆士大夫居朱甍畫桷比之如櫛不但鄉邑間無此京華經亂不得如此

寒松亭舊稱仚真所遊憩尚有丹竈丹井青松白沙固是淨土而海邊如此地者亦不少

登大嶺見邑屋小如蟻蛭鏡湖如斗方知登泰山小天下耳

大嶺可謂壯矣自江陵直抵嶺上四十里而遠踰嶺出横城界方為平地其間郵傳皆嶺路百有二十里也

江陵一境秋色政佳爛然如丹青到横溪崖谷慘憺

霜降已久木葉盡脫相距數十里而氣候頓異

五臺山前野踰省坪有御林臺臺即小堆阜也俗傳

光廟幸五臺時駐驛于此取文武士而武舉不試弓馬令騎牛馳下峻坂而不墜者為入格故江陵有騎牛及第之說

五臺之大以金剛不翅齊鄒而其峯巒圓肥水石無奇勝處唯于同水一小臼而為漢源者異矣世傳此水殊異余為一啜甘洌蔑荼尤佳

上院即 光廟園刹宏侈無以所蓄器皿極富一素屛乃清之手筆為可珍月精重門掛林石川五言律二首為可詠

臺山即杞梓之淵藪參天蔽日其大或數十圍古人

曰觀於海難為水余亦謂觀於五臺難為木也
月精無談禪之僧聞東觀音菴有休粮老宿以計致
之名曰性淨年六十八歲形骸土木不出菴已七年
而不語不食者久云余設方便語質之遂開目莞爾
曰宰官可與語也應之如響
余有愛僧癖僧亦多款余者自西山以下諸名釋無
不見雖未及見者盖淂其戒行矣又從金剛閣禪宿
之棲定者未有如性淨之知行俱高也其入定未破
如古井既接為搆精神淩發辭鋒超邁雖大疑端以
一句决之見其志槩有足以凌駕一世

余問四教無供案法自趙州始今之做工不法四教只倸趙州面目如是而可以入道未淨笑曰措大能識道理麼禪說聽瑩做儒為証孔孟只曰弟子問答說破而宋儒始說出主敬儒家之主敬即禪氏供案之意蓋聖遠言湮大道榛蕪人慾滅天儒釋皆當求心求心之要在祛欲故以此為教或以敬或以無祛慾空志則一也人慾淨盡天理自見耳

過嶺巖阻無閑眼處到清心臺頗高爽臺邊有井亦名于同味極佳與五臺之水無別

大和驛傍有石窟門戶僅容一人其中轉高大行數

里不可窮傍宂無美持火照之石縫奇異不可名狀
下有灘聲而不見其有水地中必有流水甚大石鍾
乳如飴糖出門堅如石異焉
原横之間村居蕭條山水亦不甚佳而遇一激湍怪
辟便停驂吟翫方知所遭便乏遺興
蟾驪一帶無棲臺之勝到清心樓頗敞豁龍門山勢
平遠牧老舊蹟乏以慰羇久客之懷
夜半舟行到龍津遙見江上火兒輩候余至也下舟
一旁三兒來拜心便欣然千里名山未断愛根為之
一哂

行中所帶鄭禮男頗識老佛家言崔奇男能詩能筆
僧戒淨不識一丁而馴狎可喜三者乏資遂游使令
每到妓塲輒令淨也伴妓歌舞遂為方外之戲

樂全堂集卷之八

傳

李翁君善傳

蓋隆萬間有李君善先生者其人隱遯者流而不能盡掩其才埶以少見世世無能名其德者余故傳之曰君名崇慶君善其字全義人鼻祖棹以木道濟麗兵為王太祖元勳自是世有聞人君生而頴朗七歲自知讀書甫壯博聞強記好為古文辭金慕齋亟稱之弱冠魁鄉解尋又舉進士在太學曉夕發軔顧君方有遺世意為沙彌作梵語亦不復為世所羈遂棄

歸放遊四方卒選勝于利川之閑世洞家焉洞多奇巖秀峯澄潭激水古樹名花又地肥衍宜秔稻曰山而室引水而池灌溉其流種稻黍致產貲饒自號楓潭道老日哦其間不迹闤闠朴相國淳勸以仕將辟起之君笑曰公使余能以壠上之樂內諸羈馽手相國歟服不敢再言君性樸質惡華美衣止布溫居無輪輿无游讌之好兼味之奉而良辰令日鄉黨和會則必置酒盤洽無尊卑長幼一飲以和里歌巷竽陶然而樂舞蹈婆娑歡如也其孝友純篤一出於天凡有遺訓終身循蹈於伎無不能詩道草聖俱絕而少

時嗜豪射法最精百千命中自喜不可禦父母言之輒罷去終身不復拈矢服云家君嘗於庚寅年間徃訪之稱君時年七袠而膚瑩顏渥動止儒雅驟即之落落穆穆也徐以究之温如也徵其談說古誼揚搉風雅纚纚忘倦豈鏗耀遁光蹈貞而履潔者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昔人蓋記之矣

李琢傳

李琢病痼五十日遂死其所善薛生居仁聞琢病甚候之齗敗齒牙落絶粒久精神猶不亂死之日能起坐診其脉曰脉已絶矣居仁曰君殆矣無所付屬琢

曰無所託託兒子學耳其妻欲與訣麾之不令近前與居仁從容談死生去来之理數語閉目不起仍屬纊云琢早孤家貧褐衣蔬食不厭貌甚陋言辭不足以動人而顧其義至高甲子之變聞　乘輿播越挺身赴難從　上入公州賊敗回鑾　上命録大夫士之扈從而以白身多濡官琢拂衣歸名亦不録丁卯又赴全州盖　世子分朝之所也　世子還都收録如率琢名又不録冢宰昇平公聞之亟加歎賞薦授社稷參奉不拜琢於翊聖為從妹夫也至京必来訪翊聖亦知其為善人許與盖不淺不幸短命年屋三

十有幾有子女幾人皆稚弱家無甔石無以斂其婦翁都事公實経記其喪噫悲哉琢之為人外貌魯鈍中實純明操履潔白志慮貞確事偏母至孝草廬一間不蔽風雨終日讀書屢空晏如屬文不甚善而優於取科第壓得上庠而止命也口若不能言而臨事慷慨聞朝廷與屬和親作詩以見志質而不俚哀而不傷亦得風人之刺也翊聖嘗謂琢不死則必有所樹立知琢者不以為過也琢果以布衣早殞不振豈坐薄相耶有衣敝緼袍與狐貉者立而不恥者有謂貧而非病者千載之下聞其風而思齊者庶幾琢也

孚琢 恭靖大王之裔祖某父某母某氏[illegible]李氏父即我仲舅都事公名耉俊琢初名瑾字君寶生平拙約朋友間不以踈而琢之死捡其遺書書其稿曰絃齋絃齋必其踈也豈取其直耶噫琢非常士也雖不自名好學向善以古人自期者也翊聖能知之不可謂世無知者也以薛生之言臨絶夷然亦可異焉其婦房翊聖基言君寶殁而其子弱欲得子一言遺其孤吾知琢之生也耻近名故著其聞於人者爲李琢君寶小傳

雜著

蒼然亭説

淮上有廢丘余乃夷其巓而亭之命之曰蒼然客有難余者斯亭山水之會也斗峽奠其後牛山經其前華岳矗其東御屏亘其西白雲中隱挾二江而横鶩杜曲昭坪闢千畝以傍出孤山龍翔砥柱龜伏兹數者不足以名亭乎曰唯唯否否是皆物也余居闤闠之中凡物之大小華視聽而娛心意者何限而剔榛鉏莽戴茅而席地樂於斯丘者吾將遺物而遊於其表則峙者流者吾見其鬱乎蒼蒼而已若子之所言物也吾之所遊神也吾將役於物乎客噤而退遂書

其說揭之壁

天說辯

謂天昭昭臨下不遺一物者謂天昧昧無知都無管攝者而柳子酌此二者之言而爲之說折夫退之之言曰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功者自功禍者自禍以柳子之說觀之則天之昭昭抑昧昧耶功果自功禍果自禍而所以禍福之者誰歟夫天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見其已應而謂之不遺一物見其未應而謂之都無管攝若退之之言誠有所激不足多辯柳

子之說亦未見大原也天即理也理之所在未始有天人之別人能與天合德奉天命而行天道則是亦天也曰天爵曰天討聖人豈欺余哉然則天之昭昭抑昧昧耶可以謂果蓏癰痔草木而功自功禍自禍而已乎噫柳子未聞大道而立私說者耶亦有所自激而憤悱也悲夫

懦軒說

德爾以特立不撓聞於世而以懦名其軒徵言于余夫懦近于嬾妨於治身懦近于雌妨於事君是二者惡德也取以名其軒者奚戒之也德爾治身自謂任

眞事君自謂無隱世亦以特立不撓目之其已遠於懦矣又何戒焉雖然自非聖者不能無幾微之見於獨知者隨其病而鍼砭之也凡人之行雖善落於一偏則長短互見不得相掩任眞而不自敬重焉則或流於懶也無隱而不能有犯焉則或疑於雌也任眞固善矣能敬重其身焉則無或流之弊無隱固當矣能犯顔敢諫焉則無或疑之端特立不撓之目終身不裹何虞乎其懦也古人曰善用易者不論易如知懦之爲惡德德兩無所享乎名軒亦無所事乎余言矣

雙佗卷

天有是理是氣而賦萬物人受是理是氣於天而財萬物萬物旣以是理是氣而生生者不能無死死生之謂去来去来之迹人亦不可淂以知之而唯可以理而推氣之聚則寓於形局散則歸之太空往往不淂其平則有所憑依而爲妖孽一切幽怪佛氏所謂三界而用香火六味濟而度之者出於慈悲之心也佛氏之意以爲淂氣之正者生而仁賢死而神明淂氣之不正者生而邪惡死而淫厲仁賢則人所愛慕而敬嚮之心生邪惡則人所厭惡而忌畏之心生愛

慕則饗之忌畏則餧之其報雖殊而欲解其欝而導
其湮而歸之太空或復受人形以為人物化惡為善
此理之或然而功德僧之捨身發願奔走叩祇手胝
而足胼者心佛氏慈悲之心也香火之費必待善男
子善女人捨施之力則其捨施之心亦佛氏之心而
種福之根亶在於是噫圜於是理是氣之中而一善
一惡皆由夫修悖而孰免於生死去来者耶盍相與
勗之

題仇十洲白描羅漢畵

五百散聖皆隨聲聞果中而十六應真特畵以竹如

摩詰貫休筆創意險詭以駭世眼我東古刹之繪壁懸幀往往有可觀者咸倣其遺法云曾見王司寇元美跋李伯時渡海阿羅漢畫貌寫甚工如在眼中余嘗愛其文思見其畫而不可得也即從李吏部子時獲覩黃　勑使孫茂所貽仇實夫白描羅漢者位置明整點綴淋漓至其鬼叉龍魚雲物波濤掩翳繽紛顯晦異狀大約與元美所記一般而遊戲三昧描出幻境稍裁體勢而亦異焉足償余夙昔之願奚必以伯時所爲爲揩眼哉恨不與子時造弇園方丈揮麈提衡辨曰果而論覺趣然元美亦恨在閻浮提中不

及婆竭龍法眼也

書後

書宣廟宸翰後

翊聖以萬曆己亥秋通籍禁闥時　王子儀賔避地
海西唯　兩王子未出閤侍　上左右而長者與翊
聖同年生次差一歲就傅受書能作方丈大字以翊
聖粗習觚墨技許與之游以娛起居訖輒趨北邸出
入無間如是者數年所而叨　恩冒　寵有踰涯分
無論酒食裘馬書籍服用之　賜宸筆寶翰往往下
須或使者造虎閤直廬壓坐徵賡和者數矣每至

上前天語諄諄勉以問學雖文字之末毫畫之微亦必提誨而勸課之不啻家人父子而稚昧無識知惰棄其身至今顚毛種種無所成就辜負 恩靈大矣數十年來天時人事之變禍福存亡之故有不可言者而未死之軀僅脫畀發蒋丁家禍觸事悲苦豈非蹈溢器之戒也偶檢陳篋得 御墨如干紙愴惋者久之較舊藏什之六七失於流離顚沛之際懼遂漫漶謹彙爲一帖付屬兒輩永永無忘云爾

書朴錦洲所藏書畫帖後

朴大觀所集古今人書畫爲帖者幾卷卷中頗庵南

窓書差不失法度石峯小竹用筆頗倣大令而時露本體豈少時書耶聽松書绝勾數竹蒼古足以壓卷其餘亦皆名德遺墨則為可珍也李綬所為人物翎毛驟觀之似無大過人者徐而究之洗去蹊徑點綴入神一種風氣自有不可及者李吉之花鳥木石氣力古健而精神流動小邃李綬李楨之人物寘之中國繪苑胡多讓焉楨畫中此最佳李澄生於畫家闡見瞻博才氣敏達遂至旁通論其山水不能如李綬之雄遠人物不能如李楨之精爽草蟲花果不能如杜城之逼真禽鳥木石不能如李吉之古健而鋪置

優綽起伏合度至於肖生尊主意態超凡由而臻化境槩舉其全則近世李綏之外無可敵者澄之為人寫絹何限而群品造極無如此帖為大觀盡其伎耳杜城石陽黃魚諸子雖以偏至天才俱極高其鳴世非幸噫 康穆兩朝名蹟盡入大觀卷中搜羅之勤可見為好病裡展玩率意書之王司寇所謂不知而強評者耶噫余於初春病甚無憀借錦洲家書畫耽玩之餘有評語錦洲求見而未及出既哭寢遂以掛紉之語及誄文中爲倫小暇偶發篋笥見舊草不任人代之感書以歸之其孤華云

書　御批後

不肖革奉諱來頑不死滅攀號莫及日月不待祥期奄至穹壤茫茫日對先稿若手澤存乎簡編者寓慕寄悲偶袪遺篋得　御批四十有一紙伏以讀之不覺涕涔涔滛下也先大夫於華除初起廢受委衆責隨萃顧時直囏棘外虞内訌新貴分門氣勢頡頏浮議橫生事多掣肘尤不能雷同以是陰滋嘵嘵甚至伺影三年之中丐免露章者多至於丙寅而不得不決去丁卯之變不免再起竟以盡瘁成疾嗚呼痛哉先大夫行事書之太史副在太常諸君子銘誄叙志宣

論森炳不肖輩其惡敢私昔侍膝下竊見遇事慨然知無不言洎乎季末位都首席身擔隆寄益自感奮精白匪懈庶有所發舒展布而限於大造齎志千古抑時運之使然耶世有恒言君相相須國可治 聖明之注意見於 御批者若此而惎之者日起則裁之不戢而暌相須而見功實哉嗚呼痛哉

書庚子實録洗草帖後

李侯士深氏雅有嗜古之癖淸暇相訪輒評扢古今書畫不知晷之昃則余喜其不徒於嗜識之深也一日士深氏袖一軸示余即嘉靖庚子年 列聖實録

洗草時史局諸公修稧作畵録其姓名成相國世昌
叙其事而詩之者盖故物也士深氏拱而屬翊聖曰
記事官黄公悦迺厚源外氏先祖也得此本於鄉人
竊有羹墻之思摹而藏之俾貽后昆子盍為紀之翊
聖謹按而惕然作曰軸中第十七位同知春秋館事
吏曹參判申公即翊聖之曽大父也第三十三位編
修官議政府舍人宋公即先大夫之外王父也今曰
士深氏而始覩吾家二祖修史之跡噫人之才不才
於是焉判矣翊聖與士深氏俱為人子孫而士深氏
能稽古而敦本摹寫己蹟用寓追遠之誠若翊聖之

亡肖不覺顯之淵矣昔潁考叔愛其母而施及君子美之士深氏可謂不匱之孝者耶庚子距今殆百年所矣黃氏與吾家俱易數世而小軸殘墨不泯於兵燹喪亂之際竟為士深氏之所獲而翊聖與記其事為可異焉兩家子姓適追先世共貞之誼不墜家聲幸矣黃公之嗣長溪府院君廷彧以文章勳業聞於世士深氏乃其外孫云

書指空畫像軸

余以辛未秋入金剛遍觀名藍寶坊亡論勝絕偉麗之覲往往有古器法畫世間所無者最後到摩訶衍

得一敝幀於塵埃中頭陀像也初不設采績天然有生色必國手或異方奇蹟也訪諸老僧云是指空和尚真不可詳也雖非指真空決知其非凡僧留影余愛其畫而懼其漶滅遂携來洛下改修邊幅仍付道僧雙佗還之山中夫畫中之人不知其為何如人畫之者亦不知其為何如人其人與骨皆已朽矣則破楮殘幅不足惜而余顧惜之欲求其傳者果何心哉後之見吾說者必不知余為何如人也

書李子時壯元栢行後

李祭酒子時甫賦壯元栢行金清陰張谿谷和之或

步其韻或詠其事遂爲詞苑盛事云之栢之配以壯
元之號不知昉於何時而要不過一夸夫漫爾署之
者仍爲美譚每於課試士爭赴樹下祭酒公三場壯
元亦從此樹下得之矣物久而敝理之常其質亡則
名宜隨滅而強欲新植而死廢舊名者勤矣又詠歌
而侈大之乎泮宮賢士之所館庭砌間林木亦賢士
之所游憩而栢尤拔乎萃者故子時爲之封植即勿
剪勿伐之意而實寓樂育成就之義也然栢之枯久
矣不遇三場壯元之子時不能封植而非子時之詩
惡能鳴於世并得諸公之和也夫一植物而其榮也

能享尊名其枯也播諸詩什栢也自不朽矣噫千尋之材生於壑底摧折於風霜者何限朽株弱植特爲君子之所愛護此係遇弗遇也

書潛窩游山録後

有以其異同於千萬人之同不能不異於千萬人之異區區匹夫之見必異於千萬人之同者千古以来有從周者以非聖見闢焉而自以無妄人謂弔詭而其自守如故得非苟己金剛山之宗也稱白玉峯者千萬人所同也則以之人聖也乃以其意曰培塿之大者巖石之惡者苔蘚老而色蒼非石之白也山積

而隘水悍而怒所見不如所聞也此顯基氏區區之見而不同於千萬人之同也非人之聖者曰莊周氏非山之聖者曰顯基氏俱皆自守其見者也人不見孔子而聞莊周之說必闢之不見金剛而聞顯基之說亦闢之噫孔子吾不及見之矣吾欲親見金剛得其實狀而後以彝莊周之彝律顯基也然為此說者無亦不能不同於千萬人之同者耶書此亦顯基氏

書李子時百韻排律後

長律昉於審言百韻創于子美前作後述亢容擬議嗣是效傚率歸汝汝蓋氣欲完則才不充辭欲修則

事未椓飣豆旣繁正味難調膩餙雖工真色易枯或意盡而辭蕪或小得而大失未見韓信之益辦徒聞相州之師潰用是守約諦言斯道觀海氏之述懷訖於片晷弗曾更藁而鋪置明白結撰精嚴音節赴會篇法合矩其出處之伸屈趣造之離合世運之汚隆氣機之迭遷咸歸于一鑪運鎔无瑕憂時悱惻徵古慨憤詮情播義騁頓泄抑亦皆出於忠厚之藹然則斯得風人之致成壹家言豈亶彪蔚於詞場幟樹於文壇哉余也幸庇仁隣叨為樂天問詩之嫗敢推管見寧辭堂下妄論之誅

題董太史書後

中朝近世號能書者枝山徵明之後董太史玄宰雄鳴藝苑世多贗本殊不滿意今得金字心經於潛谷金伯厚許極有腕力法源乎吳興而以奇拔出之其為玄宰真蹟也無疑爾風塵滿目文獻墮地撫卷興懷攬涕以題之

書金伯厚朝京日録後

金承旨伯厚以朝京日録示余余卒業而愾然不覺涕簌簌下也朝京贄幣止於丙子而已乎朝京之使价止於伯厚而已乎聖天子愍我出城之舉反加褒

憐厚賚貢使扶護而遣之者即我列聖畏天之效也
本朝以洪武壬申受封而永樂以後始錫儀章書籍
慶吊之節視同内服盖　獻廟朝天歷謁燕邸聖神
遘會契合昭融玫玉之後恩造彌隆數百年間蔚有
同文之美逮　宣廟斥倭假途之請酷被諭袁之禍
至兩京覆沒八路丘墟而義烈昭揭於宇宙外藩之
替中國受難古所未有也　神宗皇帝動天下兵首
尾七載掃蕩妖氛中國之爲外藩用師亦古所未有
也自是君臣上下矢心於萬折必東之義雖以力弱
敵驕猶秉大防龍灣之狩南漢之圍均之手守義不

屈而一起一伏繇天下之大勢異也聖天子衮憐至厚賚貢使扶護而遣之者覆之以天地照之以日月也伯厚戴恩反命乃脩是録亦不諼也噫冠盖結軨於幽燕文章被服彬彬華制豈期贄幣止於丙子使价止於伯厚已也此東方百六之會人之觀是録者寧不泚顙而釀涕也乎伯厚名堉清風人也

潛谷小像賛

以為伯厚也則綸巾鶴氅非丁丑以後之衣冠以為非伯厚也則紅顔白髮即牛川草廬之先生撫孤松而盤桓盖欲追栗里之淵明者耶

書高霽峯手草檄文帖後

甲辰年間高氏子姓以正氣録求叙跋於當世之操觚者吾先大夫亦以數行文字書其後而歸之時余稚眛讀録中霽峯先生檄義兵文輒氣作中啗至掩卷而想見先生之爲人也稍壯見月汀尹公所撰碑文述先生文章行誼尨詳於倡義殉節状赫赫如昨日事余乃誦義不輟逮遭國家多難益歎忠義之士如先生者不作也先生之季瀓用厚氏一日過余自袖中出一小冊子示余且索一語爲識竊觀冊子即先生草檄文而手澤宛然其雙行句断行草道麗所

抹改數字而已可見其激於忠義吐辭成章初不假
于搯擢點綴之為而悅從左右筆研間親覩其揮灑
涕自簌簌不止如前日氣作中咽也古人謂讀孔明
出師表而不出涕非忠臣云者非虛言也壬辰去今
五十禩經許大變故而赫蹄小草墨跡如新若手未
觸者則其護持保存出於至誠孝子之用心可謂勤
矣噫先生之名當與天壤俱敝文亦從而傳之獨此
草本為高氏子姓所有則不知傳止幾葉而百世之
下有錫類之君子能護持保存如今日也余既幸得
覩先生之手迹而又念先大夫既題正氣錄則繼而

述之尤幸也爲不敢以不文辭遂書所感于中者以復之云

書李子陵西行唱酬後

南漢之役余以揔管承　命統禁旅衛宮城時延川公同爲僚寀日夜聚首而所共勉者在於明白死而時以漫語相藉曰天幸得脫吾儕便即謝事歸以輕舟短棹還往於牛渚斜川之間以遣餘生足矣傍人聞之者目笑以爲不可必之約吾兩人亦自以爲此事必不得遂矣洎國事少定余乃以病屛居淮上延川公以休沐在斜川庄命駕赴期爲田間飲數矣每

一相覿輙披襟傾瀉酒後嗚嗚擊節歌呼即園中漫語若執左契是人間一段奇事當時目笑以為不可必者聞吾儕從游之樂亦莫不以為奇事也然余病不能供世故能處寂寞之鄉而延川公六十康強能以筋力事　君不免奔命疆外至經涉遼瀋山河發於篇章富矣此征一篇尤有風人之致真可以續杜陵之筆也噫奉　君父於長園中日夜聚首而所共勉者一死之明白則可謂悲矣今吾得不死而優游於枌榆之社延川公奉使絶域稱使乎之賢者抑可謂幸矣乎他日把酒於時雨亭上以盡此不盡之說

書戒淨軸後

天啓乙丑余遊松都山水南僧義賢挈小沙彌戒淨願從之自天聖二山轉入太華往返十許日盖勝遊也越三年不吊降割抱疢處堊多在墓廬病髀絶粒只擣松葉和稀溢日一盂賢公見余疾幾殆為之悲憐進淨沙彌服事左右曾從山中老宿諳服松葉法故耳執役甚勤終無怠色三更轂䡋如一日焉余感其誼無以為報作紙軸請五峯相公首題七絶詞苑諸丈月沙以下十八公和之一代光燄盡在此矣淨如獲拱璧頂禮袖軸而去未幾賢公亦寂淨踽踽失

所自南漢往來靡間余謂净早晚退閑爾可築庵于近地當修白傅故事五十後乞骸雅計也戊寅幸渇恩休來依丘壠而居後有小洞境幽而泉甘净果卜其址立數椽屋余喜其踐言以杖屨訪之新搆草創壁掛文佛小幀置鍾香火之具居然一净宇也煑茗清晤劇談曰果以為晚際結社安知非宿債也談間出所藏詩軸宛是舊觀余乃欣然讀之而又慨然而傷也作軸求詩即昨日事而軸中人化者殆半之未化如余者頭滑已袪與貧衲栖遁於雲水之隈亦安知非緣盡而出趣者耶噫天地之間盈虛消息而已

生老死病又奚足云昔之勝遊已是夢幻今之棲遁
為結局事見一小軸邈形欣戚豈非妄也然既有所
感書而識之

跋

芝峯集跋

芝峯先生集成其嗣聖求責翊聖以剞劂之役顧非
其人且非其任惡有所效然竊嘗有所聞矣持之恬
處之靜守之確修之潔知幾介石難進易退當於古
賢中求之學問之超詣識度之簡遠自有不可及者
而才分極高論詩甚古成於心而裁於法其至者殆

將鴈行於開天諸子其爲古文詞絶無蹈襲馳驟之語根極理道精練雅馴成一家言要之經世而垂后者此吾先子之言也吾先子與先生束髮定交合志同方塤篪不足以喻其和止水不足以喻其澹而進退信詘白首無差至於名位始卒亦畧相符今而兩家之籍並懸於國中後死之感爲如何哉噫先生晩歲志吾先子之墓殆絶筆也翊聖每讀之不覺涕泗滛下也昔程叔子謂門人曰後之欲知我事行者須考伯氏之狀言其道同也則讀吾先子之誌亦可以知先生矣調合則尚友千古知希則垂竢百世而生

平賞音互為定論而世不得疑其夸吁亦盛矣先生之名跡自有當世能言之者只掇從家庭所聞知者以為跋

畸庵病稿跋

余侈迹自放不能齪齪佔畢間往往為人敦迫強所不能而為之率不工遂罷之而雖與能文章者還往持國子謙仲淵諸人皆余莫逆友也無故而不相聚者寡矣獨鄭子子容廢散在湖中屢一再覯而嚮數子每論世之能文章者必曰子容子容余亦心屬之久矣今者子容薄遊京中故求見余忻然委折若平

生之歡遂定交誼出示其所為畸庵病稿若余讀之心懾而目眩不能竟也噫此所謂大家數者耶其賦誄之為騷選者如騷選詩道之出入唐宋者如唐宋數子之論文章必稱子容子容者誠知言哉雖然語子容之文章可謂成矣語子容之年則猶為方進之地假子數年攻其富有日新之學極其所造如騷選者不但如騷選而止出入唐宋者不但如唐宋而止爾余將拱而竢之

琴巖稿跋

春間余疾病杜門謝客一日李子時夜過故求見迎

至卧内稍稍談藝相樂也余曰謂亡論崇庳亦各言其代也吾儕駸駸乎壯矣而自視蹇蹇計遂已而世有執犧以當盛事者乎子時頹然而作曰有故友宋子夢寅者能嗣絕響假之以年可以攻諸子之壘而捋其鼓矣不幸短命未究夫作者之業今而未見其人也余聞而心悲之竊欲見其遺稿者雅矣為省覲途維揚伯游示余一卷即子時所稱宋子之詩也余忻於果頷受而讀之驟即之琅然瑩然徐而嚼之旨乎其味繹乎其音神與才傳天機自在可謂泥而不滓者也余益信子時賞音不以時好也噫士之尚友

於千古者不惟抗志自高亦其不得於當時實有曠世之感余與宋子者生世既並少長且儕固宜肩拍滕交以聲一時之懽而乃貽阻平生郄求之卷中寓感於人間世者茲曷故也余於是乎不覺三歎而題之

疏劄

進先臣文集疏

伏以先臣遺文在篋者不忍漫棄纂次印出本欲藏于家而已親承　溫諭不啻丁寧臣誠感激不知死所謹以印本二十二卷粧䌙投進先臣早事　宣廟

久叨纘編之任應 製教命有關於時政者不爲不多而淪失於壬丁搶攘之際放竄幽憂之中頗事論著雖小說單辭皆有所激而發至於東國事蹟人物是非往往直書不避忌諱者出於傷時悼道之懷而實寓勸懲其志誠可悲也先臣嘗觀宋史慨然而歎曰熙豐奸孽矯誣當世而不足欲并欺後世眩亂史牒賴高宗改修可見天道之好還也 先朝實錄成於凶人之手遂爲穢史小人之禍古今一轍國可亡史不可亡乃著神宗哲宗實錄修刪顛末以明舊史改纂成例意實惓惓曰國家多事昏朝實錄訖未刪

正天不小延齋志入地臣在草土常自悲痛耿耿者也仍竊伏念先臣遭遇 聖明受恩深重盡瘁多年未效涓埃之報而憂國忠君之心可質神明每見聖上嘉言美政未嘗不色喜或有過擧則憂懼彌日恒謂今之國勢無一可恃而惟恃 君德君德一虧則國不可為民心之係屬在是天命之迓續在是錢穀甲兵有不足憂此先臣雅意也臣推先臣之意并獻一得焉御物必誠勿任數而臨之慮事必愼勿違衆而自用辭氣勿太露使人窺其淺深言路必廓開使人得盡其情體乾之健行巽之貞此今日 君德

之所當勉者也古人曰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言約而意備最切於向裡工夫伏願 聖明留神焉 答曰觀卿上劄深用嘉尚且投進先卿遺稿對卷悲感無以為心劄末所陳宗是藥石之言予雖不敏當以此自警焉仍傳曰今下阿多介一坐胡椒一斗賜給勿謝

應旨陳言劄

伏以 聖明深痛 真殿之災特下求言之教臣未學咎徵推驗之說唯以耳目所及者而應之可乎今之憂國者在於外敵謀國者在於錢穀甲兵而臣之所大懼異於是 殿下之民有子殺其親者奴殺其主者其他亂倫干紀之事不可殫記則人道之至變

而本朝之風化大壊矣 殿下不能使斯民持三綱
而遵大防雖有錢穀甲兵其能使之趨敵而赴死也
乎恭惟 聖明臨御以来資於道德克勤自治之方
而感應之理若是乎謬戾此臣之所大懼也壬辰之
亂振古所無賊不退者七年生靈之塗炭國勢之危
杌視今日何翅倍之 先王能自強而底重恢之績
是無他道至誠事大至誠臨下固結人心而已至於
節儉之德高出百王 殿下之所親覩也敬席素丌
屏障不餙嬪侍貴近衣無綺羅當時中外幾於化之
先王之治己治人以實而不以文矣茲非 聖明之

所當法者乎臣於丙午年間在摠府直廬 先王誤
聞臣讀易之名 賜以誠齋易傳一部臣之拜恩二
十有六年而猶未能通其蘊奧竊觀其傳以古人行
事之迹配於卦爻多格言確論頗有關於治道敢為
投進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殿下遇災𢦦悔
戒慎恐懼於不覩不聞之中而通乎屈伸消長明乎
得失治亂闡陰陽闢闔之幾窮剛柔致用之妙體元
行健觀時取義以易簡之道建久大之業真所謂帝
王之孝而慰 祖宗在天之靈矣噫乾坤陰陽之辨
咸恒陰陽之交不辨則分不嚴不交則情不通君臣

之際不患不嚴而患不交咸之九五曰咸其脢无悔
蓋至虛無私感之盛也聖人之意微矣伏願 殿下
留神焉臣以冗散冒進瞽說臣不勝惶恐屏營之至
取進止 辛未三月十三日進十四日批下答曰省劄具悉卿憂國以本進言以誠使予感悟心甚嘉歎投進易傳當詳究其意不負至情 備忘東陽尉進劄陳戒兼投易傳俾予知格言讜論若非深情何以至此其賜廐馬一匹以表予意

請還島田第三劄

伏以伏奉 聖批溫諭丁寧臣誠感惕不知死所第
有悶迫之私不得不冒昧瀆呼於 旒纊之聰臣竊
萬殞臣罪萬殞凡王子女之家元無世守之業婚嫁

之前國家備給家舍田民官司依式舉行壬辰以後雖極薄畧舊規猶存臣生年十二通籍訖列其於衣食之源田民之數都無管攝且生於寒素之家治生本非所習而在 先朝唯趁日起居朝回餘晷悤悤於父母之所熙熙遺日十易寒暑世道嬗變舉家羅網竄逐流離危苦萬狀臣於其時以不能善化觸禍尤重東逖郊坰十年竢譴其間剋削困暴之狀 聖上亦必洞燭之矣反正之日該曹奉教釐正考卷歸本亦一時之恩也臣家不祿經歷許多禍故臣之頑命雖不死滅未老先衰生趣日薄粗知聚散盈虛之

理不欲為經營役心之事踽踽行坐飲啄隨分而秪以賦性踈狂任情而行無事淂謗不避招尤剜肌見骨勢將不支惟是島田一事方伯之狀備局之啓諫垣之評筵臣之斥隨續而進辭嚴義正臣亦何心可以安於此也噫此何時也天下有僭號之賊本朝虞門庭之寇天災物異爻象危厲君臣上下方勵嘗膽之志賢者自效愚者趨令祛弊興利政在今日而島田之羅猶且持難則其於大更革大變通何哉祛弊如植穀者之去稂莠興利如鼓瑟者之調絃柱細者不去小者不調亦皆害其大者此不可不察也臣之

再三瀆擾實非飾讓伏乞 天地父母憐臣情事諒臣至懇亟許箄羅島田之請以便公私

請辨兩臣心跡劄

伏以病伏中竊聞金尚憲鄭蘊以負君要名將被罪譴臣不勝驚然于中也在山城日臣待罪摠府出入禁闥而鄭蘊所寓與臣隔籬常常見面金尚憲求死之日亦嘗叅訪臣粗知兩臣心跡矣臣請以當時所見者為 殿下陳之尚憲於城中隨事論辨動與廟議枘鑿竟乃裂書慟哭期以一死閤戶絶粒聞朝廷查覈斥和之臣強起自列席藁待 命自 上特下

慰諭之旨旁觀者莫不感泣俄而堞卒擁陛要索城中斥和者盖指尚憲等而其勢岌岌矣自此尚憲與蘊不敢復齒於朝紳之列而出城之後論議如山歸罪於斥和之臣將有不可言者幸賴 聖上鎮静之舉薄罰數三臣而止耳而攻斥尚憲之論無時而熄尚憲自山城至今日長在議論之中其出處何敢自同於平人哉自處以罪人竄伏於深山鳥獸之鄉而猶不弛其憂愛之誠昧死上章藹然有忠懇之意也鄭蘊於出城前數日諱及出城之事忼慨歎歔其明日剚刃於腹中衣帶有讃詞義激烈足以立懦起頑

噫有臣如此而反疑其不忠目之以負君要名則恐
非盛世事也山城以後之事蒼黃淆亂知者知之不
知者不知抑今日之議者不深悉其實狀而然也耶
臣決知兩臣非負君與要名者也近来論議無論攻
之者雖救之者亦不知其情實以臆陳之故致　聖
上執疑而不釋然也噫李綱在圍城之中不合則去
後世未嘗非之人臣事君非一道也况忠邪不在於
進退是非不可以強定兩臣者雖伏重典無所加損
而恐爲　聖明之累也臣之不避出位之謗直陳所
懐者爲　殿下拳拳輸悃非爲兩臣地耳伏願　聖

明恕其愚而察其意焉臣每見天心警告之端物情離合之機不堪宗國之憂或至中夜啜泣秖頌 主德日盛治理日隆而已臣不任攢祝之至

都摠管辭免劄

伏以臣於六七年前乏疔極重仍成付骨之疽幾至死域年年迸裂秋冬爲甚方其作苦求死不得今年早發痛痒異常藥水沾洗熱煖調治摠府新命肅謝久稽雖緣病伏逋慢實深臣之所患不但外蝕自經大亂忽忽忘生深居謝事則神思稍蘇群處煩囂視聽先昏往往眩運甚則絶倒切願靜居調養而不敢

乞 恩閔默徊徨久矣總府之職在平時不過更番直宿而已稍有緩急則統制禁旅環衛乘輿當此艱虞之際不可不擇其人而授之也如臣無狀已試蔑效決不可帶疾供此重任伏乞 聖慈亟命遞改且賜寬暇以便調病天地父母再生之恩也病狀稍減復為完軀則赴湯蹈火亦所不避伏願少垂察焉

再劄

伏以臣陳情乞 恩未蒙 允俞反下溫勉之旨臣雖木石豈不知感激第臣所患非旬月調治之證而前頭舉動頻數則 侍衛之任決不可策蹇蹶而供

趨走也伏願 聖慈俯察危懇亟遞所帶摠管且
賜優暇俾全螻蟻之命不勝幸甚臣雖病伏治療
國家倘有緩急當獻一死耳臣無任死罪之至

三田渡碑篆額辭免劄

伏以臣病伏垂死中伏聞以臣爲三田渡碑文篆額之命出於特教臣誠惶悶不知所出臣近得右臂萎痺之症殆不能擧物加以痁瘧日劇委身牀席而舊患乏疽方爲逆裂遂成坎穴瘡爛臭腐全脚浮疼臣之病狀非深隱難知之症有目皆覩何敢虛飾以爲辭哉且臣既不能死於主辱之日嘗懷痛恨臣決

不可驅策病敗之身以當此事也伏願 天地父母憐臣病重實狀諒臣區區至悃亟命改差

鍾銘書寫式例劄

伏以該曹以鍾銘草本承上 命令臣書寫臣有未安於心者不得不 稟裁焉凡承 命撰書之禮必書奉教字自唐宋已然本 國羅麗以來遺文古迹章章可尋況貽贈隣國之物尤不可不謹今此鍾銘不書奉教字則有若李植私自撰而臣翊聖私自書之者然除對馬島幹事人外日本國中人何以知此鍾銘出於 上命也合有變通敢此 進止

鍾序銘製進　命大臣勘定崔完城欲用沈器
遠所製昇平議用李明漢序李植銘自　上依
昇平議施行崔相議令其書之為可云　上教
曰書寫一事依崔相議施行禮曹覆　啓以銘
本草及紙筆墨送于淮中余辭以臂痛不書蓋
書式不書奉教字恐有後弊欲上劄論卞亦涉
未妥遂辭免不書耳

進皇極經世書東史補編劄

伏以宋邵雍曰先天圖推美天地始終之運紀事始
自堯之甲辰止于周世宗己未先臣嘗言東方檀君

立國於堯之甲辰則洪荒之際文獻亡徵然三國以
後有稍稍可據而書者欲編入於紀事之下庶成同
文之化竟不果焉臣竊痛之臣曾在草土中收拾遺
業凡東史自三國遺事高麗史及諸家之說搜羅放
失摭撰真實事蹟以爲書目之曰皇極經世書東史
補編爲卷者九十年之間三易藁而成用力不可謂
不勤而僭越之罪無所逃矣邵雍之書妙契啚書參
合天人至於編年紀事則實取仲尼見諸行事之義
朱熹以爲深得春秋之法後賢之所推重蓋如此驟
而觀之則紀事甚約若無關於治道而一字不苟皆

有深意抑揚之間訓戒丁寧人君亦不可以不知此也此書本不當私藏故敢此繕寫粧績投進第病勢漸劇未及校正訛謬必多而冀於未瞑之前達於絓纊伏願 聖明清燕之暇特賜乙覽囙下儒臣攷證發揮俾闡絶學焉書成願欲一抱書登對備陳平生所聞於家庭者而忽遘難醫之疾更無瞻天之望此亦數也臣粗辨死生之理了無芥滯而唯是恩恤之典到死漸隆感結于中不知所云取進止答曰聞卿病重深用憂慮所進之書當令儒臣考訂而刊行焉仍下其冊於玉堂

樂全堂集卷之八

